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波蘭前途黯淡

doi:10.30390/ISC.198211_22(2).0005

問題與研究, 22(2), 1982

Wenti Yu Yanjiu, 22(2), 1982

作者/Author： 迪光

頁數/Page： 46-5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2/1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211_22\(2\).0005](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211_22(2).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波蘭前途黯淡

迪光

波蘭統一工人黨是一個比較開明的共黨，賈魯斯基是一位溫和派的軍人，波蘭的經濟情況也不是共產集團中最差的。根據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發表的統計，當時，波蘭國民個人所得二、八六〇美元，佔世界第二十五位，蘇聯國民個人所得二、七六〇美元，佔世界第二十六位。然而，波蘭今天却已實行軍管，賈魯斯基雖身任共黨第一書記，但以總理兼國防部長名義宣布戒嚴，開共黨政權以鎗指揮黨的先河。鎗桿子能解決經濟困難嗎？經濟情況不能好轉，政治安定會有希望嗎？波蘭問題不能解決，它對波蘭共黨乃至蘇聯東歐集團的赤色政權有何影響？說起來真是骨牌式的問題成串，死結性的困難成堆。

波蘭是由經濟問題引起團結工會的運動，由團結工會運動導致戒嚴令的頒發。工聯領袖華勒沙還身繫牢獄，工會運動似又再度抬頭。十個月的軍管，對經濟問題更是一籌莫展。

民以食爲天，共黨國家的農業不振，是一個制度上的痼疾。而這一個問題不解決，其他的困難就會接踵而至。吃盡了苦頭之後，波共不能再對農業一味忽視。於是，波蘭農業部以促進農業技術合作爲目的，邀請日人金田辰夫往訪。從金田氏的報告中，我們更進一步瞭解到波蘭農業問題的嚴重。以下所述，大部係金田氏所透露。

七十年代波蘭經濟情況不惡，人民的食生活大有改善。十年間波人每年肉類消費量增加了一九公斤，增長率三九%，比一九五〇至七〇年二十年間的增加量還多。隨着個人所得的提高，乳製品、蔬菜、水果等高級食品的消費量也增加。生活的改善，使

得人民趨向樂觀，認為現今缺少的物資，只要能夠增產，遲早會得到滿足。

可是，好景不常，一九八〇年起主要食品就開始實施配給。而且食品以外的消費品，也同樣短絀，也不得不實施配給制。肉類配給量每年每人三〇公斤，是戰後復興以來最低。其他食品同樣實施配給，購買啤酒也得排長龍（參閱附表一）。今年二月起，食品零售價格大幅上漲，依政府發表的數字，平均上漲率為二·四倍，主要食品上漲三倍，含酒精的飲料上漲四倍。工資雖增加了三〇%，當然無法跟物價競走。今（一九八二）年上半年國民實質所得降低了二六%，華沙大學教授說是減少了一半，後者或許更接近事實。如此說來，人民生活當然困苦萬狀。

附表一 食品消費量與配給量（一九八〇，公斤）

品類	消費量	配給量		備註
		月	年	
肉類	七四	二·五	三〇	煤炭二人加配約六·五公斤
牛油	七	〇·五	六	一九七六年開始實施配給
砂糖	四一	一·〇	一一	一九七六年開始實施配給
穀物	二二七	一·〇	一〇	僅麵粉實行配給，麵包等可自由買賣
伏特加酒	一五	二·〇	二四	僅配給成人

資料來源：一九八二年九月七日「日本經濟新聞」第十四面「經濟教室」。

長率言，在順調的一九七一至七五年間，每年平均達三·六%。可是，以一九七四年為最高峯，此後則趨向下坡，雖然有些例外，但一九八〇年與一九七五年相比，減產率達八%。穀物、馬鈴薯的收穫量，比一九六〇年還低。肉類、生乳都減產。由於飼料不足，家畜頭數也減少一〇%（參閱附表二）。

農業不振的原因，一方面是耕種面積減少，而單位面積產量不能提高。例如一九七〇至八〇年，穀物耕種面積減少五〇萬公頃（六%），馬鈴薯種植面積減少三九萬公頃（一四%）。農業生產長期低落，導致政府各部門互相推諉責任。波蘭農業部把責任推給未能充分供應農業所需生產資材的工業部門，某些政策關係部門則埋怨氣候不正常，更重要的是牽涉到意識形態問題。

波蘭在東歐集團內，是唯一的採取以個體農民為基幹的農業體制的國家。蘇聯、東德等等，認為這種體制是農業危機的罪魁禍首。不過不採這種體制的蘇聯自身，農業生產仍是一件頭痛的事。

農業經濟研究所（原文未註明國籍是否波蘭）所長丁·崔加（音）在國際學會上發表的說法是，農業不振的原因，第一是全

附表二 生產量的推移

(一〇〇萬噸)

類別	年份			
	一九七一一七五	一九七六一八〇	一九八〇	一九八一
穀 (四大穀物)	一九·六	一七·六	一六·四	一九·七
馬鈴薯	四七·一	四二·七	二六·四	四二·六
甜菜	一三·八	一四·一	一〇·一	一六·〇
肉類	二七·二	三〇·七	三一·五	二五·四
生乳	一五·六	一六·四	一六·二	一四·八

註：(1)一九七一一七五及一九七六一八〇年為年平均數字。

(2)來源：一九八二年九月七日「日本經濟新聞」第十四面「經濟教室」。

七三年為三九%，一九七五年為五%)，農業投資中分配給個體農民的比例，七十年代前半為三五%，後半為二八%，個體農民的收入與都市勞動者之間的差距拉大。將生產要素的分配與各項生產的對比作一分析，毛病顯然是出在約佔八〇%的國營農場即社會化部門之生產效率過低所致(參閱附表三)。

限制土地歸還給個體農民，就是把土地集中在國營農場。過去二十年間國營農場增加土地一五〇萬公頃，耕種面積僅增加九三萬公頃。國營農場享有優先分配權，其每公頃肥料投入量在個體農業二倍以上，一九八〇年每公頃穀物收穫量前者為二·五噸，後者為二·三噸，相差極微。輸入飼料也是社會化部門分配額高，其每噸畜產品的飼料穀物消耗量由二·一噸增加至三·一噸。依OECD(經濟合作開發機構)推算，國營農場的實質生產費，要比個體農業高四成①。

以上大段引用了金田辰夫所提供的最新資料，是因為波蘭問題的癥結在經濟，而經濟的病源在農業。從前引資料看來，社會化或集體化是農業的殺機，個體經營是農業的生機。中共在實行包產、包乾，蘇聯在推行畜副業的家庭式經營，波蘭也將重視個體農業的發展。可是，它們誰都不願也不能放棄集體化，其效果也就是極有限的。

盤經濟政策的錯誤，由於偏重重工業的成長而忽視了經濟各部門的均衡，使得農業生產財的生產落後，另一方面名義工資的急劇上升，使得食品需要膨脹。第二是農業政策的錯誤，怠於協助甚至妨害個體農民而偏向加強社會化(即集體化)部門的政策，固然鞏固了社會化部門，卻使得農業全體效率降低。這種說法是有充分根據的。七十年代農業生產的急劇上升，是由於提高了農產品收購價格，廢除了強制供出制(強迫交出糧食等)，擴大了個體農民的政治、經濟地位獲得改善，農業就有應等，個體農民的政治、經濟地位獲得改善，農業就有較好的成績。相反的，自一九七五年以降，將脫離農業生產的農家土地歸還個體農民的幅度大大削減(一九

註① 以上有關農業資料，均引自「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二年九月七日)第一四面「經濟教室」欄。

附表三 農業各部門的分配(%)

項 目	一九七〇年		一九八〇年	
	社會化部	個體農民	社會化部	個體農民
農用地(公頃)	一九・〇	八一・〇	二五・五	七四・五
勞動力(年人)	一五・四	八四・六	二五・六	七四・四
生產資本(茲羅提)	三七・一	六二・九	四九・三	五〇・七
生產毛額(茲羅提)	一五・三	八四・七	二三・一	七六・九
穀 物(噸)	一四・四	八五・六	二二・五	七七・五
肉 類(噸)	一六・三	八三・七	三五・四	六四・六

資料來源：一九八二年九月七日「日本經濟新聞」第十四面「經濟教室」。

包括飼料在內，波蘭今年需要穀物二、六〇〇萬至二、七〇〇萬噸，預計國內生產約二、〇〇〇萬噸，還缺少五〇〇萬至六〇〇萬噸，須要從國外輸入。波蘭希望蘇聯援助五〇萬噸，又與法國、加拿大有長期契約，可購入二五〇萬噸，但仍然短缺兩三百萬噸，不知該到那裏去買。即使能買得到，那也需要錢。目前波蘭一點點寶貴的外匯，要去買急需的機器零件、部分品和工業原料，不能再消耗在穀物上，於是政府提倡節約糧食運動，那效果會極其有限^②。不輸入穀物，肉類生產會減少，價格會高漲，再引起一陣惡性循環。

制外貨輸入，貿易收支有盈餘。依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報導，波蘭財政部曾向西方主要民營銀行，分發有關波蘭經濟實態的報告，其中一九八二年上半年(一—六月)波蘭對西方貿易輸出二三億五、〇〇〇萬美元，輸入二二億四、〇〇〇萬美元，出超一億一、〇〇〇萬美元。其原因是由於波蘭政府大量壓縮輸入，由去年的三六億美元，一口氣減少三八%，所以有順差出現^③。

另一項情況是，儘管波蘭大量輸出，卻不能直接獲取外匯，因為它是以對社會主義國家輸出為主，沒法獲得在西方可以流通的貨幣，也就不能輸入國內經濟重建所必要的工業用資材。據波蘭當局發表的資料，今年上半年波蘭輸出四、二五〇億茲羅提(約五三億美元)，與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了〇・九%；輸入三、七〇〇億茲羅提(約四六億美元)，與上年同期相比減少二〇・九%；貿易收支出現五五〇億茲羅提(約六億八、〇〇〇萬美元)順差，而上年同期卻有四七〇億茲羅提(約六億美元)赤字。如此看來，貿易情況似有改善。可是另一方面，今年上半年的波蘭貿易，對西方輸出減少九・六%，輸入減少四二・三%，對社會主義國家輸出佔輸出總額五二・八%(上年同期佔四七・三%)，輸入佔六三・七%(上年同期佔五〇・三%)。此種貿易結構

註②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二年七月廿五日)第五面。

註③ 轉自「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七日)第六面。

就使得波蘭難以獲得外匯^④。如果要繼續購入西方資料，就需要交涉新的貸款，以波蘭目前的經濟情況言，那又談何容易。

「自力更生」以重建經濟，講起來是動聽的，做起來可不那麼簡單。今年三月初賈魯塞斯基訪問蘇聯之後，繼之於四月訪問東德、捷克，一方面表示在戒嚴令下波蘭國內相當安定，另一方面其真正的目的是想獲得「經互會」(COMECON)國家的經濟援助，無奈這些國家本身經濟也很困難，對波蘭的援助也就力不從心，有其限界。

有效的辦法是求諸西方，不過，波蘭現今積欠西方外債已達二七〇億美元，舊債還沒有償還，新的融資更不容易到手。去年底，波蘭向西方銀行團交涉允其延期償還債務，協議簽署之前，波蘭突然宣布戒嚴，西方各國對波蘭實施經濟制裁，延期償還債務的協議也幾乎泡了湯。一九八二年四月六日，西方銀行團和波蘭財政部及國際貿易銀行代表，在西德的法蘭克福又簽署了一九八一年波蘭對西方債務延期支付契約。

波蘭國際貿易銀行一位負責人說：「今(一九八二)年，我們會有六〇億—七〇億美元的盈利，可是我們今年要償還的外債卻有一〇〇億美元，就算完全不輸入外國貨品，那也不足以償債啊！」財政部國際金融局長說：「爲了重建國內經濟，從西方輸入工業製品是必要的，因而新的融資也是必要的。去年我們也從西方獲得了融資，可是我們同時也償還了多額的債務」。

一九八〇年當時，波蘭開始與西方銀行團交涉延期償還債務，其間發生過兩次滯納利息的情事，引起過西方金融界的不安。現今華沙中央車站近旁的LOT(波蘭國營航空公司)的大廈，修築了一半的牆壁矗立在那裏淋雨，起重機林立在一旁靜止不動，郊外的機械工廠的修建也中途停頓。由於缺少進口的零件或部分品，若干機器停止了轉動，工廠的平均作業率五〇—六〇%，這些都是由於外匯不足所致。人民生活當然更苦不堪言，就算你能買到一部收音機，也難買到電池使用。

一位經濟學家表示：「這是非常矛盾的，要加強波蘭經濟的自立性，就非增加對外舉債不可」。依他說：「今後四年間，向西方借款，可能會是現在的兩倍左右」。問題是借得到嗎？

賈魯塞斯基說：「經濟重建是撤銷戒嚴令的前提條件」。可是，戒嚴令不廢止，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就會繼續對蘇聯及波蘭實施經濟制裁，那樣戒嚴令就成爲經濟重建的障礙^⑤。二者究竟孰因孰果還是互爲因果呢？

一九八一年波蘭應該償還的西方債務一六億美元，西方銀行團本已答應將去年十二月底的償還期限，延展到今年九月初。可是，七月間波蘭政府又通告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銀行團，到九月時它無力償債，反而要求把這一六億美元作爲再融資。這樣一來，原本已經開始的一九八二年債務延期支付交涉即予中斷，以便討論一九八一年債務償還問題。美國銀行主張不答應再融資，宣告波蘭不履行債務，日本和歐洲的銀行又怕影響到西方金融市場而苦無良策。波蘭政府是真的困難，西方銀行團也將受池魚之

註④ [日本經濟新聞] (一九八二年九月五日) 第五面。

註⑤ 以上資料請參閱「波蘭經濟復活之道」(下)，[日本經濟新聞]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四日) 第五面。

殃！

物資缺乏、物價高漲、工資凍結，再加上不合理的箝制，要人民不起來抗議、示威是不可能的！今年七月二十三日晚，賈魯塞斯基接見「日本經濟新聞」總編輯鶴田卓彥時表示，如果沒有不可預測的事態發生，戒嚴令將於今年內解除^⑥。現今，他沒有預料到事態業已發生，戒嚴令很難在年內解除。而波蘭人民與其政府互不信任，將使得事態更趨嚴重。

三

波蘭「團結工聯」是合法成立的，它擁有九六〇萬會員，在民間聲望頗高。「工聯」領袖華勒沙原也是穩健派，然而波蘭的政治經濟情況並無好轉跡象，「工聯」內部的激進派勢力就會抬頭。又因為各地分會動輒罷工，波共中央就要求國會制定法律限制罷工。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初，波蘭消防士官學校學生靜坐罷工，被當局以暴力驅散。四日，「工聯」在拉當(Radom)召開地區代表會議，過去在交涉中被政府指為政治要求而加以拒絕的諸如地方選舉自由化，「工聯」可使用大眾傳播工具等要求，又重新提了出來。六日夜通過的聲明，要求全體會員一俟國會通過限制罷工法，即自動掀起罷工。有名的強硬派主張推翻共黨政府，由勞動者組成市民軍奪取廣播、電視。華勒沙本人也被迫放棄過去避免與政府攤牌的立場，改採激進主張。七日，政府將所獲「工聯」會議錄音帶，分送各公營傳播機構，透露華勒沙曾在會中發言稱，與當局攤牌不可避免，過去的穩健路線是錯誤的。波共機關報「人民論壇報」(Trybuna Ludu)透露，華勒沙表示「工聯」正逐漸將現行體制解體，如果經濟掌握在私營企業之手，國營農場轉移給私營農業，勞動的「自我管理」在各企業中生不了根，現行制度就沒法再繼續存在下去了^⑦。正是為此，波共就有了藉口，於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由賈魯塞斯基以政府總理兼國防部長名義發布戒嚴令，逮捕了「團結工聯」份子。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波蘭軍政當局聲稱：「由於國內已經着實的安定化」，(一)五月二日起全國將解除宵禁，(二)因違反戒嚴令而被逮捕、拘留者中，將釋放八〇〇人，另二〇〇人准予保釋。不料五月一日和三日華沙就爆發了大規模示威遊行，尤其是三日的遊行羣眾，曾與機動警察發生衝突。人民如此發洩出他們的不滿情緒，或許是波蘭軍政當局始料所未及，於是原想緩和戒嚴措施，也不得不改「放」為「收」了。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五、十六兩日，波共舉行中央全會，擔任宣傳和思想理論工作、黨內強硬派代表、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歐曉夫斯基(Stefan Olszowski)被解除了書記職務。黨內穩健派代表、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庫比亞克(Hieronym Kubiak

註⑥〔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二年七月廿六日)第二面。

註⑦〔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八日)。

）也被解除了書記職務。另一位失掉中央書記職務的是政治局候補委員渥吉尼雅克（Marian Wozniak），但他升為正式委員。此外也有一些異動，經濟和技術人員如賈魯塞斯基的經濟顧問郭里沃達（Manfred Gorywoda），有「經濟通」之稱，曾為賈魯塞斯基策劃經濟改革的週刊總編輯葛洛夫奇克（Jan Glowczek）都被選任為黨中央書記。波茲南地方的機械工廠廠長卡爾庫斯（Stanislaw Kalkus）則升為政治局委員^⑥。

這一項人事安排，顯然是要摒棄過左過右而採取中間路線，並以經濟重建為今後的工作重點。問題是：（一）經濟病源在制度，不是幾個人的力量可以挽救得了的。單以外債而論，波蘭外債高達二五〇億美元，經與西方銀行團交談結果，雙方大致同意；（二）一九八二年到期的本金部分二四億美元中，五%於本年內償還，其餘九五%俟四年後，每半年一期、分七期償清；（三）本年應付利息一億美元，於十月廿日、十二月廿日、明年三月廿日即每四個月一次、分三次償還。惟其中半數即五億五千萬美元作為特別基金，於波蘭輸出工業原料、糧食等時，在此基金項內給予短期融資；（四）利息按照倫敦銀行同業間融資貸方匯率加一·七五%，此外延期支付加滯納金一%，由波蘭支付。細節獲得磋商，原定九月上旬可作最後決定。可是，八月三十一日「團結工聯」成立二週年紀念的反戒嚴法遊行示威，波共又用暴力逮捕了四、〇五〇人，其中三、〇〇〇人被判有罪。在波蘭全國四九縣中，示威蔓延了三四縣。五名人民被射殺，包括治安部隊的一四八人在內，負傷者二一九人，此項商談當受影響。（二）目前，波蘭政府和人民互不信任，共黨聲望幾近於零。「團結工聯」領袖華勒沙不肯妥協，工會地下活動頗為有力。波蘭「國營通信社」（PAP）報導，九月十六日，波蘭內長季希查克（Czesław Kiszczak）在國會報告治安情況時說，波蘭政府對「團結工聯」地下組織領導者提議，在「不論結果如何，都會保障會談者人身安全」的條件下舉行談判。這項建議從四月開始，就由天主教會從中斡旋，向格旦尼斯、華沙、布洛茲瓦夫的「工聯」負責人接洽，可是對方的回答是沉默、宣言抵抗，最後是組織暴動，使政府的提議終告失敗^⑦。（三）人民反抗，戒嚴令不能取銷，美國及西歐就會繼續制裁，經濟無法改善，人民繼續反抗。如此的惡性循環，會將波蘭局勢帶進迷宮，找不到出口。

四

有一種說法是繼吉瑞克之後的卡尼亞政權，既未能鎮壓住「團結工聯」的活動，又不曾貫徹執行蘇聯的意志，因而被迫下臺。一九八一年九月，當「團結工聯」的黨綱草案已經明朗化時，蘇聯就於當月三十日透過「塔斯社」指摘那個綱領草案，是一項

註^⑥ 參閱·（一）〔日本時報〕（The Japan Times）（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八日）第三頁。（二）日文〔世界週報〕第六三卷第二九號（一九八二年七月廿七日）第八頁。

註^⑦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七日）第七版。

企圖奪取社會與國家領導權的政治宣言。十月八日「工聯」大會閉幕，蘇聯就斷言「綱領」無疑的是「工聯」壓在黨、政府、國會頭上的「革命文書」。蘇聯要求波共爲反對破壞社會主義基礎的企圖而積極鬭爭，藉以證明波共的黨性。同月十四日蘇共政治局委員兼書記蘇斯洛夫（已故）聲言波蘭可以依靠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支援，如果接受邀請，武力介入並非不可能。於是卡尼亞下臺，賈魯塞斯基以職業軍人取代卡尼亞出任黨第一書記，仍兼總理及國防部長。十九日布里茲涅夫馳電賈魯塞斯基申賀，稱賈是卓越的黨和國家領導者，一貫支持蘇波之間不可侵犯的友好關係，並表示蘇聯確信賈魯塞斯基必能在此嚴重的局面下維護社會主義的成果，在黨的領導基礎上進一步強化國家主權。之後，蘇聯的傳播工具就着意抨擊美國和北約國家，陰謀削弱波蘭的社會主義體制。十二月十三日賈魯塞斯基宣布波蘭進入非常時期並實行戒嚴，其動機之一未始不是預防蘇聯藉口以武力介入。蘇聯不得不支持賈魯塞斯基，它自身以及東歐集團應給予波蘭經濟支援，如果可能的話。不過，蘇聯最後武裝介入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抹殺，雖然它表現得十分謹慎。

美國會希望中共在制裁蘇聯和波蘭問題上，和華盛頓採同一步調。可是，中共怎能忽視「工聯」運動對它內部的影響呢？因此，它是把波蘭事件當作他山之石，要從中吸取一些教訓。它仍然秘密援助波蘭，將雙方貿易提高三分之一。它認爲波蘭發生危機的原因，除了波共黨風不正、波蘭政府無視經濟現實、強行靠借外債推動以重工業爲中心的現代化計劃是政策性的錯誤之外，也指摘國際帝國主義的介入，爲其原因之一^⑩。這最後所指的帝國主義當然包括美國和北約國家在內。今年八月，中共「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于洪亮在莫斯科訪問了蘇聯外交部之後，繼之赴華沙拜訪波蘭外交部。這項作法，豈不與美國的希望背道而馳？波蘭局勢的動盪原由經濟問題所引起，顯然，它沒有依靠「自力更生」方針解決經濟危機的那份「力」。不僅如此，在東歐集團中經濟情況最好的東德，也由於來自波蘭的煤炭輸入不正常導致能源不足，經濟情況也面臨着秋風蕭颯之境，其一九八一年五年的第六個五年計劃，第一年勉強達成了計劃成長率，今年就呈現出成長鈍化的顯著跡象，其一〇億美元的外債，也形成一項沉重的壓力^⑪。

東歐另一個經濟情況較好的是匈牙利，可是今年它已向國際清算銀行（BIS）先後獲得二億一、〇〇〇萬美元和三億美元的兩筆短期融資，前一筆業已償還，第二筆三億美元應在今年九月底以前清償，但在它目前的國際收支等情況下，那實無可能，因此向國際清算銀行提出要求，在它獲得國際貨幣基金（IMF）的長期貸款之前，續給它三億美元的融資。因爲波蘭、羅馬尼亞對西方債務須延期償還，西方金融界對給予東歐國家貸款已存有戒心，但最終還是決定答應匈牙利的要求，給予三億美元的短期融資^⑫。

註⑩ 參閱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二年一月十日）第七面有關中共內部文件之報導。
註⑪ 參閱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一日）夕刊第二面。
註⑫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二年九月廿八日）夕刊第三面。

本已不算東歐集團的南斯拉夫，爲了償還約二〇〇億美元的外債和保持相當的外匯儲備，計劃從西方貸款三三億五、〇〇〇萬美元。它曾向西方各國的中央銀行洽借五億美元，匈牙利的要求獲准後，南國這筆貸款諒已無太大問題^⑬，但距離其貸款計劃的目標總額，還差得很遠。

如此看來，波蘭無法依靠東歐國家的援助，而西方又對波蘭經濟制裁，問題就更難解決了。波蘭經濟不能解決，「團結工聯」自然會走上激進路線，華勒沙個人無力挽回。賈魯塞斯基採取戒嚴的下策是情非得已。蘇聯繼續施壓以免其他共黨國家感染「波蘭熱」，中共支持波蘭以免受到骨牌似的影響，都是不得不如此。可是，這樣仍然解決不了問題。據最近的消息報導，波共使用藥物使華勒沙身體肥胖而神情冷漠，改變了性格^⑭。又波蘭官方報紙，主張將一九八〇年八月以後在波蘭成立的「團結工聯」等三個勞動工會解散（編者按：波蘭國會已於十月八日通過法案，解散所有前已成立的勞動工會），另組新的工會。認爲將戰後波蘭混亂的歷史予以終結，乃是最賢明的解決政策^⑮。這更是下策之中的下策，因爲這樣會治絲愈勢，把事情弄得一團糟。總之，波蘭前途是一團漆黑，沒有萬全的解決良策。然則誰應尸其咎呢？我們認爲該是共黨制度，那個制度不改變，所有的共黨國家，遲早總會遇到大同小異的困難。如果說八十年代會成爲共產主義和共黨制度開始走向消亡的時代，那是可信的！

（七十二年九月三十日脫稿）

註⑬
註⑭
註⑮

同註⑮。
人法新社V瑞典倫德電，臺北（聯合報）（一九八二年九月廿六日）第四版。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二年九月廿九日）第七版。

立法委員
國際問題專家
鄧公玄先生遺著

「浮漚掠影」業已出版開始發售

本中心前副主任兼本刊主編故立委鄧公玄先生，為我國有數國際問題專家之一，著有「國際論文選」、「今日之歐洲」、「國際公法與國際關係」等書，鄧氏逝世後，由其夫人張近激女士以一年餘時間，整理遺稿，完成「浮漚掠影」一書，內容除鄧氏一生從政歷史外，尚有詩稿遺墨，自訂年譜及生活相片等，全書四十餘萬言，六〇〇餘頁印刷精美。

25開本 每冊實售
新臺幣二〇〇元（郵資另加）
美金六元

經銷處
三民書局 世界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1段
中外雜誌社 臺北市新生南路3段7號之2
(2樓)